

乔叶

乔叶 著

中国当代作家  
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 
短篇小说典藏

# 打火机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 
大地传媒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当代作家中短篇小说典藏 / 乔叶著. — 著. —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7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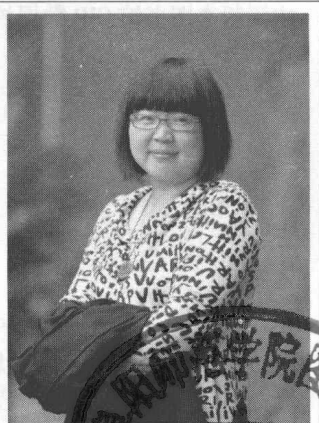
I. ①中… ②乔… ③小… ④短…

ISBN 978-7-5339-5309-3

中国当代作家中短篇小说典藏 / 乔叶著. — 著. —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7.

中国当代作家中短篇小说典藏 / 乔叶著. — 著. —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7.

ISBN 978-7-5339-5309-3



中国当代作家中短篇小说典藏

藏书

乔叶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杭州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杭州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杭州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杭州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杭州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杭州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杭州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杭州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杭州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打火机/乔叶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15.9  
(中国当代作家中短篇小说典藏)  
ISBN 978-7-5559-0265-2

I.①打… II.①乔… III.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58229 号

---

选题策划 陈 静  
责任编辑 陈 静  
装帧设计 刘运来  
责任校对 丁淑芳  
责任印制 张 阳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 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 
邮政编码 450011  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hnwyCBS.cn>  
电子信箱 [master@hnwyCBS.cn](mailto:master@hnwyCBS.cn)  
售书热线 0371-65379196  
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 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 
纸张规格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 
印 张 20.75  
字 数 281 000  
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
定 价 40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 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# 目录

月牙泉

241	223	169	105	80	26	1
妊娠纹	黄金时间	在土耳其合唱	失语症	塔拉,塔拉	打火机	月牙泉
265	240	222	168	104	79	25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编写组. 中国现代文学史. 2015.7

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编写组. 中国现代文学史. 2015.7

ISBN 978-7-319-02102-1

1. I2—01 ①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编写组. 中国现代文学史. 2015.7  
当代中国文学史. ②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编写组. 中国现代文学史. 2015.7  
中国现代文学史. ③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编写组. 中国现代文学史. 2015.7

目录

上编 文学总论

第一章 绪论

第一节 文学的定义

第二节 文学的功能

第三节 文学的分类

第四节 文学的起源

266 最慢的是活着

322

## 月牙泉

到达宾馆，放下行李报到的时候，我看了一眼手机，五点整。晚餐是自助，会议日程通知的用餐时间是六点到九点，主席团的预备会议九点开。吃饭嘛，半个小时就够了。这么说，还有时间见见姐姐。

一般而言，我和姐姐一年只见两次，一次是春节，再有就是清明、农历七月十五或十月初一，这三个都是鬼节，通常情况下，我在三个鬼节里面选一个回去上坟。上坟么，就是去看看过世的老人，每年去一次是最低的底线。我一向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顶线但有底线的人，有这个底线就行了。

老实说，我不大愿意见姐姐。我家兄弟姊妹四个，两男两女，我是最小的女孩，我在省城，两个哥哥都在县城，老家只有姐姐了。姐姐的家在县城和省城之间，按车程只有一个小时，不远。但因为不大愿意见，这一个小时就显得很远了。按说越远越亲，但在我这里不是。我是越远，就越远了。整天整月见不到面，姐姐越来越像一个词了。

但这次不一样。我得见她。她所在的村子离我住的听涛宾馆很近,我似乎没有理由不见她。听涛宾馆是省里的老牌子宾馆,离省城很远,离黄河很近。一般来说,是不该把宾馆放到这样的位置的,但据说当年毛主席来河南视察前告诉随行人员,他想听听黄河的涛声,于是就诞生了这么一座宾馆。他老人家所住的,就是我现在住的八号楼。姐姐的村子叫什么来着?对了,好像叫待王。顾名思义,据说是因为当年武王伐纣预备路过这里,此地的黎民百姓欢呼雀跃翘首以盼而得的名。还据说当年毛主席路过此村时,随行人员把这个典故告诉了他老人家,他老人家微微一笑,点了点头。

听涛宾馆的生意一直不好,车马稀落,门可罗雀,我琢磨着俗话所谓的淡出鸟来,那些鸟的具象大约就是这几只麻雀。因此待王村虽然紧挨着听涛宾馆,却从没有沾上什么光。直到几年前突然有一个神秘的大手笔横空出世,将听涛买了下来,大肆改装扩建,将其力挺为五星级宾馆,又在周边买地建起了别墅区和高尔夫球场,整个听涛换肤、磨骨、丰胸、抽脂,如同一个从头到脚深刻整容的女人,青春勃发,焕然一新。此时,灰扑扑的待王村俯卧在新听涛的旁边,如同光彩照人的皇后生了一团污秽疥疮,又如同气宇轩昂的国王旁边傍着一个落魄乞丐,极为不搭。好在去年大手笔又大手一挥,待王村便被通知拆迁,这个穷了多少年的村子因搭上了听涛的豪华列车,这才轰隆隆地奔在了金光大道上。

进到房间,放下行李,梳洗完毕,我犹豫了片刻,拨通了姐姐的电话。她的手机响了很久,几乎就在我失去耐心的时候,方才听到姐姐粗布一样的声音。

“喂?”在她声音的背后,一片“哗啦”,又一片“哗啦”。

“赌呢?”

“什么赌?”她笑了,“就是玩一会儿。”

就在去年,姐夫因为“推牌九”欠了高额赌债,她和姐夫闹离婚,末了,姐夫左手的小拇指被剁了,两人才继续过了下去。

“我在听涛。”

“哪儿？”

“听涛宾馆。”

“哦。”她停顿了片刻，大约是在起牌，之后才恍悟过来，“哦——是毛主席住过的那里啊！”然后我听见她对人解释，“我妹。”

“嗯。”我说，“你过来吧。”

“中。”她说，“等我再打两把。我赢了，不好就走。”

## 二

洗漱完毕，我打开行李箱看了一遍，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。来时匆忙，会期又短，我的行李准备做到了最简。我又溜了一趟卫生间，把里面的洗漱用品装了起来，准备给姐姐。这些易耗品只要你把它装起来，服务员每天都会添加。我多年住宾馆的经验就是把它们装起来，拿回家。尽管我不用，但如果有客人来的话，尽可以让他们用。尤其是一次性牙刷。那次姐姐送女儿上大学去我家住，我给她用的就是这些，她连夸这些牙刷好，我就把自己的库存全给她了。

包好洗漱用品，我看了一眼卫生纸，是维达的，不错。便又给客房中心打了个电话，要了两卷卫生纸，说我有急用——也是给姐姐的。这次我没给姐姐带东西，好歹让她带走一些什么，心里就踏实了。当然，我可以给她钱，但是，给她钱，没名没分的，干吗要给呢？

我的日子过得比姐姐好。姐姐一直是这么觉得的，我也是一直这么觉得的。大家都是这么觉得的。过得好的人就有义务给过得不好的人补贴，尤其是兄弟姊妹之间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是看出了这一点。而我们四个兄弟姊妹，两个哥哥都有嫂子盯着，是不可能给姐姐补贴的，我呢，因为一直把持着家政，经济权相当自由，给姐姐补贴就成了理所应当。最初的时候我也一直给，后来我就给得很节制了。因为是个无底洞。她有多少事啊：要买化肥，要盖房子，姐夫



赌博欠了高利贷被黑社会催债，大女儿上大学，二女儿上高中——当年她为了生个儿子，连生了六胎，做了三个留了三个，现在宝贝儿子小乾也快小学毕业了——必须承认，每想到自己挣的钱里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得给姐姐，我就觉得委屈。而且，我再帮她又能如何呢？我永远也不能使她抵达我的生活水准。她永远也不可能跟我一样想吃鲍鱼就吃鲍鱼，想吃燕窝就吃燕窝，想去北京就去北京，想去上海就去上海，想出国就出国，迄今为止，她去过的地方最远就是省城，吃过的最好席面就是村里红白事上的流水席……对于她，除了尽一点最起码的帮助外，我基本是放弃了——以各种理由和各种借口。

我拿起会议日程，找到参会人员名单，看了一眼肖的名字。当然，我知道他要来，但还是不自觉地想看一眼。主要日程是明天上午的选举，下午是业务讨论，唉，都是一帮打杀多年的老油条，有什么业务可讨论的，因此实质性的内容就是选举。我们这个美协五年选举一次，本来应该前年就选的，到后年本届的主席正好退休，换新的。但硬是被老人家拖了两年放到了现在，这样他就在退休之后还可以再干三年。这账算得清楚着呢。也因此我们背后都叫他老拖——我们这个美协不是美术家协会，不是美食家协会，也不是美容家协会，更不是美女美景美言家协会，而是美酒家协会。十年前我和几个朋友适时买了一个刊物的刊号，命名为《美酒》，便做了起来。踢开了前三脚，现在市场已经相当可观，光省内的白酒厂子就够我们吃饱喝足了。那广告赞助，唰唰的。作为执行主编，我也因此才有缘成了美协的副主席。

电话铃响，一个甜美的声音传来：“您好，我是总台。有位女士找您，请问有预约吗？”

“是。让她进来吧。”我说。

很快，“咚、咚”，有人敲门。很大声。一定是姐姐。我过去打开门，她气喘吁吁满面笑容地站在那里。紫外套，红毛衣，绿围巾，这颜色配的，让我眼晕。我把她让进房间，当她和我擦肩而过的时候，她身上的气息扑鼻而来。那是一种

什么气息啊，汗味儿，面味儿，灰尘味儿，劣质烟味儿……我想起总台小姐的称呼：女士。嘁！

“跑着来的？急什么？”

“怕你等。”她说，“给我口水喝。”

“你爬了九层？”我连忙打开一瓶矿泉水，“有电梯啊。”

“不会坐。害怕。”她说。

我无语，看着她咕咚咕咚地喝了一瓶水。喝完水，她把嘴角一抹，道：“黑饭咋吃？去家里吃吧。这么近。”我犹豫了一下，道：“我晚上还有会。还是在这里吃吧，这里有饭。”

“啥饭？”她在床上坐下，认真地问。我还没有回答，她自顾自地笑起来：“不说我也知道，盘碟席面。”

“你也一起吃吧。”

“我也吃？”她重复了一句，我看着她的衣着，顿时有些后悔了。但她已经下定了决心：“那我就在这儿吃吧。还没吃过这大宾馆的饭呢。几点吃？”

“还有个把钟头呢，你先洗个澡吧。”我把宾馆配送的那些洗漱用品又拿出来，说，“水很好。”

### 三

姐姐进了卫生间，开始洗澡。我打开电视，躺在床上，装作不在意的样子朝她瞄去。

浴室和房间之间不是水泥墙，而是一道玻璃隔断。现在很多酒店的房间都使用这种格局，玻璃墙外面，一般都装饰着布帘或者百叶窗。这里用的是绸缎，在床头灯的照耀下，闪着淡淡的粉色的光。为什么用玻璃墙呢？——不是为了省钱，也不是为了省空间，一道水泥墙和一道玻璃墙，又能省出多少钱腾出多少

空呢？不够可怜人的。我也是慢慢才琢磨出了其中的意思：一是设计显得俏皮。一般的墙都是泥灰砖，这墙是透亮亮的玻璃，化重为轻，可不是俏皮么？二是让住客方便。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喜欢不拉帘子，边洗澡边看电视。有一次我还把书贴着玻璃墙外放好，边泡澡边看书。当然只能看一页。书名似乎是《微暗的火》还是《微暗的光》，我忘记了。再就是性感。有一次我和肖在宾馆里约会，那个宾馆也是这种格局，我正在洗澡，肖把百叶窗一点一点地拉了上去，让我一丝不挂的身体湿淋淋地暴露在他的面前。

“像一个人体瀑布。”事后，他这么说。

水声嘭嘭，姐姐开始试水温了。她还穿着胸罩和裤头。她很快就要在玻璃墙后洗澡了。如果我不想看，把帘子拉住就是了。可我想看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想看。我看得很小心，但我很快发现自己的小心翼翼完全是多余的，她根本就不在意我，只管洗着，大刀阔斧。

虽然是赤身裸体，但此时的她一点儿都不性感。乳房下垂，小肚子凸出，后背宽厚，胳膊、腿和脸上的皮肤都透出一层与其他部位有明显差异的黑红。她洗得很认真。上一遍洗发水，再上一遍。抹一遍护发素，再抹一遍。打一遍浴液，再打一遍。她抬起胳膊，使劲儿搓着腋下。她又开双腿，让莲蓬头涌出的凶猛水流冲刷着私处。她又把莲蓬头放到身后，冲刷着臀部……她已经有四十六岁了吧，连联合国规定的青年上限四十五岁都超过了，已经真正人到中年。她比我大八岁，八年之后，我也是这样……呵，此时我好像有点儿明白了我为什么不愿意意见她，因为她像是一个让我不得不跟跑的人。当然，跑在我前面的女人不少，但对我来说，似乎只有她才最具备让我跟跑的意义，因为我和她是从同一个跑道出来的，在割双眼皮隆鼻漂唇和做光子嫩肤之前，我的相貌曾经和她是那么相像……

忽然间，玻璃墙笃笃地响了两声，我从电视上转过视线，看见姐姐用毛巾示意了一下。我便走进去，帮她搓背。走进去后才发现我把洗漱盒里的专用搓澡

巾也给收起来了，便又出去拿。她看见我拿着崭新的搓澡巾进来，连忙叫道：“别沾了，别沾了，留着给闺女用。我要是用了，她们会嫌的。”

将毛巾拧干，拧成棒状的小卷，我俯下身子给她搓澡。已经有多少年没有干过这种活儿了啊。小卷不断地散开，我再卷上。再散，再卷，她背上的污垢一层层地脱落下来，由黑色、黑灰变成灰色，又变成浅灰……她背上的肉非常厚，几乎看不见肩胛骨。

“我背上的肉多吧？跟个小案板似的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对了，更年期是啥时候？”

“四十七八，五十出头的都有。人跟人不一样。”我说，“你例假怎么样？”

“农民，哪有假。”她笑了，“只要想歇，都是假。”

“我说的是月经。”

“哦。”她笑了，“还有点儿，不准，也不多了。对了，都说吃豆对女人好？”

“嗯，你来年多种点儿。”

“不种。没地了。只够种点麦子和玉米了。能顾住吃，不买粮食就中了。”

洗过澡，姐姐冒着热气从卫生间走了出来，行动中的肉体总有一种格外的明亮，使得我不能正视她。我从衣柜里拿出酒店备用的浴袍让她披上，她很珍重地穿好，扎紧腰带，在衣柜上镶的穿衣镜前左照右照，道：“多白！把我的脸色也衬好了，白里透着红……这衣裳，跟电视里的一个样。”

我无语，只是看着电视。她欣赏够了，恋恋不舍地把浴袍脱下来，直接去穿秋裤。我问她怎么不穿内裤，她道：“我是不洗澡不换裤衩，一洗澡就得换裤衩。这裤衩，脏啦，一会儿回家穿干净的。”

一口一个裤衩，真够难听的。我想纠正她，但很快明白没有必要。我想起房间小货架上一般都备着内裤，去找，果然在一个抽屉里找着了，给她拿出来。上面标着定价十元。

“还有这？”她喜滋滋地打开，看了看，又收起来，“这个样式好，不沾了，回家给闺女穿。对了，我方才看见还有一个男式的，也给我吧。”

“不让她们穿，就让你穿！”我突然有些生气。只要一见面，她总有些举动会让我生气。

穿好秋衣秋裤，我让她先别穿随身的衣服。我把行李箱里的衣服拿出来，一套套往她身上配。但是，不行，怎么穿都不合适。

“算了，我还穿我的。谁的衣服就是谁的。”她说，“其实你的也不好看，不是多一块就是少一块，古模怪样，不是正经衣裳……”她的口气微微有些犹豫，“要不，我还是回家吃饭吧？”

“没事，去吧。”我知道自己似乎有些过分了，收起了衣服，说。

#### 四

姐姐能吃，我知道。但我不知道她这么能吃。她拿了一盘又一盘，蒜香排骨，油炸羊肉串，三文鱼，泡椒鸡爪，手撕包菜，圣女果，米粉，面条，扬州炒饭，包子，蒸饺，小蛋糕，冰淇淋……她的胃，大大地超出了我的想象力。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这么能吃的人了。

我的座位正对着餐厅门口，不断有人过来跟我打招呼，但是没人跟我坐在一起。也好，此时，我也很怕有人和我坐在一起。不是因为别的，主要是口音。我和姐姐在一起，必须说方言。我们那里是豫北，和河南的主流方言很不一样，偏山西口音，很硬，很难听。我的这些圈内同行十有八九都没有听过我的方言。我的普通话经过这么多年的淘漉，已经洗得很干净。如果有人和我们坐在一起，我必须在方言与普通话之间跳来跳去，那一定会让我很难受。

“这就是自助餐？”姐姐边吃边道。

“嗯。”



“光能吃不能拿？”

“嗯。”我说，“你小点儿声，这儿不是你家地里。大声嚷嚷就是不礼貌。”

姐姐笑了笑，继续埋头苦吃。看着她吃的样子，简直就像个饿极了的孩子。用我们老家的话讲，是“饿死鬼托生的”。环顾四周，再没有人能像她那样饕餮的了。我慢慢地吃着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答着她的话，忽然想起在我们杂志上最近发的一篇随笔，说的就是吃饭的事，说吃饭不是简单地凑桌。一般来说，人越少，谈话的质量越高，相处的质量也越高。两个人在一起，是朋友谈心。三个人在一起，就是小社会，要用心眼谈。四五个人在一起，那就是大杂烩，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。更多的人在一起，那吃饭就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兼脑力劳动……我平日很多次吃饭，就是这种双重意义的辛苦劳动。相比之下，和姐姐这样对坐吃饭，算最轻松的了。

肖进了餐厅，和我的眼光对视了一下，拿了东西，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，跟我打了个招呼，和我隔张桌子对坐了下来。很快，他的短信就来了：“什么人？”

“姐。”

“亲的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还真有些像，但比你差多了。”

我微微一笑。真是聪明人。说不像，不是实话。说像，知道我会难受。说有些像且又比她强，是漂亮的实话。

老拖也进来了，在离咖啡壶不远的地方坐下。这个年过六旬的老头子，穿着最新款的花花公子牌黑毛衫，焗着几根乌黑狰狞的头发——让我不由想起一个脑筋急转弯的段子：无论风怎么吹，一个男人的发型总也不乱，请问这是为什么？答案：他的头发只有一根。他还戴着一副煞有介事的黑框眼镜，这身行头让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。尤其是这副黑框眼镜，和上次见面时戴的又不一样了。应该还是宝岛的吧，他说过他只戴宝岛的。这眼镜又能遮眼袋又显

得时尚还显得有文化,真好。等过了四十,我也来一副。

据说老拖原来在省报业集团当副总,退休之后退而不休,一来二去就到我们美酒协会当了主席,干得非常起劲,硬是把闲职干成了忙职。此时他身边已经围了一堆人。他满面笑容,一脸的受用。我当然不能缺了一个礼,暗暗筹划着一会儿起身作态去拿咖啡,便可以自自然然顺到他那里。

手机铃响,肖的短信又到了:“一年不见,你更好看了。”

“得了吧你。”

“火龙果很新鲜,多吃些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嗯一声就完?”

这个坏家伙。我看了他一眼,他迎着我的目光,笑了。

我当然明白他频频发短信的用意,无非是想水到渠成地上床。这个人精,从不浪费一丁点儿多余的智慧。跟他通常都是在美协的年会上见面、做爱,一年一次。在做爱之前的一个月和做爱之后的一个月里,他往往会短信频频,之前是为了顺利上床,之后是上完床的余温。中间的十个月则是有事说事,无事便无信。当然,他是对的。按说他此时的小殷勤应该让我很舒服,但是,此刻,或许是姐姐的缘故,忽然间,我对他的感觉开始不那么舒服起来。我当然知道因为姐姐而嫌恶他是冤枉他,但我骗不了自己,不舒服就是不舒服。当然,再不舒服我也不会失去起码的礼仪。我回复了两个字:“呵呵。”

## 五

“哎。”虎牙过来了。虎牙是美协一个地方分会的主席,去年才进的美协圈子。她所在的白酒厂子在地方上也是独霸一方。她叔叔是厂长,两个孩子都陆续出了国,他思子心切,一年有半年时间都在国外,便把厂子交给虎牙打理。在

圈子里，我和她算是私交很好的了。虎牙是我对她的专有昵称，因为她长着两颗迷人的虎牙。我喜欢她那一对虎牙，一笑起来便闪烁着一种难以言传的兽性之美。

虎牙紧挨着我并肩坐下，朝姐姐笑了笑，姐姐有些不知所措，也忙笑了笑。很明显，虎牙笑得粗，姐姐笑得细。——不，这么说不太对，应该是虎牙笑得细，姐姐笑得粗。——不，这么说还不对。那么，应该是什么呢？对了，应该是：虎牙是习惯性地露八颗牙的笑，技术含量高，情感含量少，因此看起来笑得细实际上笑得粗；姐姐的笑虽然没有技术含量，但笑得脚踏实地认认真真，因此看起来笑得粗实际上笑得细。——这么绕来绕去，我的头都有些大了。

“介绍一下？”虎牙问我。

“我姐。”

“姐姐好。”虎牙点头，然后又转向我，“一会儿开主席团预备会？”

她转得有些匆忙，有些不够圆融。按她平时的作风，应该会 and 姐姐再聊几句。当然她也没有错，她只需问一句看一眼便明白姐姐是一个不需要她再多对话的人，而且她同时也明白我不会也不应该因为这个而计较她。换了我，也和她一样。

“嗯。”我应答，“还不放心？”

“瓜不熟蒂不落，你让我怎么放心哪？”她贴近我耳边轻语，“你给老拖说了没有？这次要是不成功，我回去可没法给叔叔交代。”

她说的是副秘书长的事。去年才进圈，今年就想当副秘书长，这活儿赶得急了点儿。但也不是不能做。她早就跟我提过，可我没给老拖提。早提就得早承他的人情，白白抻得人难受。不如见面再跟他说。见面说比电话短信说都有效果，再怎么，一个扑着热气的人在面前站着呢。“说了。你的事我还不是当圣旨？”我笑，“一会儿我再催催。”

“够意思！明年你们杂志的封二都是我们的。”

“也别光吊到我这里。”我看着她的虎牙，“再找两个人说说就更保险了。”

“知道。谢了。”她甜美地笑笑，又冲姐姐点点头，“姐姐慢用。”然后起身便走。空气中顿时香风细细。

“多懂礼数。”姐姐夸道。

我起身去倒咖啡，顺理成章地在老拖那里坐了半天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他光明正大堂而皇之地一把抓住我的手寒暄起来，左问右问我怎么不给他发短信打电话，都在省城怎么不常去找他，很是慈祥。这个狡猾的老男人，总是披着长辈的外衣，却时时露出暧昧的獠牙。还是功夫不够啊，要是功夫到了，那就藏着獠牙，到关键时刻一口把我吞了才算本事呢。

当然，任他握手，我只微笑，甜蜜温顺。这个世道，谁比谁不会敷衍？此类老男人又敏感又好强又多疑，马上还要请他办事，断不能惹他，大不了回去多洗几遍手就是了。这么挨了一会儿，好不容易趁着没人，我便把虎牙的意思给他说明了。他先是露出为难的神情——先抑后扬，是常用的江湖手段，接着断然道：“你说出了口，我不能给你放那儿。行不行就这！我说行就行！”

“有情厚谢！”我相信自己此刻一脸的诚恳。这种表情操练过无数次了，不会失误。

“怎么谢？”他顺杆儿而上，声音低微，但内涵丰富。

“你说。”我笑靥如花。——也是操练过无数次的不会失误的表情。

他微微一笑，会心的。这正是我期盼的效果。我知道，此刻，我们在彼此眼中都很得体。得体，经历了这么多世事之后我终于认识到：一个人在什么时候都得体，这是一种非常难以抵达的境界。现在，我可以自信地说：我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得体的人了。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到什么山唱什么歌，什么场面穿什么衣服，什么情境开什么玩笑，两个人在一起如何聊天，三个人在一起如何说话，四个人在一起如何热闹，一帮人在一起如何鬼混，如何和小男人调情，如何逗老男人开心，如何在调情和开心之际深入自己最想要的那块领地……我全知道，